

新作点评

《香山叶正红》:永恒的赶考路,永远的答卷人

□李 建

“一生问卷赶考人,一路答卷到如今”。如果说中国共产党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件,那推翻蒋家王朝,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则是改天换地的大伟业。央视一套播出的重大革命历史剧《香山叶正红》站在党的奋斗成就和历史经验高度,回顾新中国诞生的伟大征程,重温“赶考精神”,堪称历史观照现实,引领我们继续走好新时代“赶考路”,答好人民答卷的闪亮航标。

回望赶考路,重温答卷人的初心使命。2021年11月,党中央召开了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全面总结了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决议》通篇融汇了百年来中国共产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所进行的奋斗、牺牲和创造,深刻揭示了“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剧《香山叶正红》便契合了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以香山为切口,鸟瞰新中国成立过程,回顾党的奋斗成就和历史经验,重温了历久弥坚的“赶考精神”。从剧中我们可以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勇立时代潮头,追求光明和真理,在“进京赶考”过程中,“绝不拿李自成”,考出了人民满意的好成绩。

如何打江山,如何坐江山?这是历史留给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考题。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向城市,共产党人进了城如何面对前所未有的复杂问题,如何走出困扰历朝历代的“周期率”,这是人民给中国共产党出的答卷。进京赶考,考什么?剧中毛主席说:“除了接管城市,经济关、建设关,每一关都要全力以赴。”《香山叶正红》围绕进京、和谈、渡江、经济建设、筹备政协、召开政协等多个事件,恢弘再现了解放全中国、筹建新中国、搭建起新中国四梁八柱的伟大历史征程,突显了香山在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地位,回顾了共和国的初心和使命,展现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优良作风和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深厚情感,深刻诠释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历史真谛。

无产阶级在建设新世界的同时,也是改造自己的一个过程。《香山叶正红》的主题思想很明确,就是看中国共产党“进京赶考”,这个“赶考”有着真实的历史背景和严密的历史逻辑,该剧以“正在进行时”展现历史,第一集就以七届二中全会系统揭示了中国共产党“进京赶考”的现实性和必要性。从乡村到城市,从“打江山”到“坐江山”,中国革命进入到一个伟大转折时期,中国共产党将要作答一个个关乎国家命运和人民幸福的重要考题。正因如此,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西柏坡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战略方针,提出了“糖衣炮弹”论和“两个务必”,庄严宣布:“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而且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而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和敌特特



狂的破坏活动,也是暗流涌动,让观众深切感受到中国共产党赶考路上的艰辛。国共和谈、渡江战役、炮轰“紫石英号”、南下工作团、北平“粮食保卫战”、上海“银元之战”、筹备政协……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领导人解决着一个又一个前所未有的难题,一次次用行动圆满作答人民的答卷。

解放全中国,建立新中国,中国共产党的赶考路是一个不断创造历史、见证历史的光辉历程。《香山叶正红》剧如其名,“正红”是一个正在发生的过程,它是一种比喻、一种象征,象征着这个红彤彤的新世界诞生,象征着意气风发、蓬勃生长的开国气象。该剧将浩浩荡荡的历史洪流与不断成长的人物轨迹有机融合,形成重大革命历史叙事的恢弘交响;在叙事视角上,“伟人视角”与“平民视角”平行展开,既有对政治格局、历史态势以及宏大战略的描摹,也有某场战役、某个事件、某个人物的细节刻画,多维度聚焦历史中的“人”,折射他们的思想变化和心路历程。比如该剧生动表现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共领导人布局决战,设计建立新中国的英明决策;表现了邓小平、陈毅、陈云、粟裕、叶剑英、李克农等解放江南,巩固胜利的业绩;表现了宋庆龄、张澜、黄炎培、柳亚子等民主人士和无党派人士商讨建国大业的热情;表现了解放军团长姜莱阳、知识分子萧静娴、警卫战士柳二勇等小人物参与并见证新中国诞生的人民情怀。可以说,《香山叶正红》从香山看中国,做到了多维叙事,以小见大、伟大中见平凡、平凡中见伟大、偶然中见必然。

家是最小国,国是最大家,历史的大势不可阻挡。《香山叶正红》没有高喊口号,空谈大道理,而是通过

一个个感人的故事,一个个生动的小细节,深入人心地让观众体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赢得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为什么能考出好成绩。剧中有这样一个令人泪目的场景:王开山政委牺牲后,他的母亲每天都在村口大树下等他回家。路边柱子上贴的一张张写着“解放军王开山,你妈妈在十二里村等你”的留言条,指引着儿子回家的路。昔日一头黑发的娘如今满头白发,却再也等不回儿子。当姜莱阳哭着跪下,要给这位老妈妈当儿子,替战友尽孝时,这位英雄母亲却含泪拒绝,“谁家父母不想看到自己的儿子。你叫我娘,那你自己的娘呢”,这就是千千万万无私奉献的英雄母亲,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与人民血肉相连的例证。同样,该剧见微知著,将历史潮流蕴含在一个个耐人寻味的细节中。剧中,周恩来在国共和谈期间特别邀请张治中观赏香山盛开的桃花,临别前还送他一株桃花,“聊赠一枝春”,以景说史,寓意历史发展的大势不可逆转,中国的春天要来了,充满了浓郁的艺术美感和历史韵味。

赶考是永远的命题。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香山叶正红》以恢弘的笔触回顾历史,深刻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进京赶考,用行动作答人民答卷的“精气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香山革命纪念馆时强调,缅怀这段历史,就是要继承和发扬老一辈革命家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进取精神,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以“赶考”的清醒和坚定答好新时代的答卷。如今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重温《香山叶正红》的“赶考精神”无疑极具现实意义,这将激励我们传承革命精神,奋发进取,在新时代的赶考路上,不忘初心,继续答出一份人民满意的答卷。

评点

大学生就业创业在我国当代影像中的呈现

□吴章健

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大学毕业生是经过多年教育的国家和社会需要的宝贵人才资源,也是祖国的希望与民族的未来。大学毕业生中,许多激励人心的奋斗故事,正是当下青年人需要的时代榜样。近年来,许多讲述大学生就业创业故事、鼓励和引导毕业生到基层就业,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的影片陆续与观众见面,这些影片从不同时代、不同领域的故事出发,呈现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青年不畏困难、积极向上的思想面貌。

大学生就业创业在我国当代影像中最为经典和典型的呈现,要数来源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与经济奇迹相关联的一系列奋斗故事。这种故事与精神尤其体现在陈可辛导演的《中国合伙人》中,三位心怀梦想的青年从各自的出身和位置出发,开始了一段追寻梦想的历程:邓超饰演的孟晓骏出生于留学世家,个性自信张扬,自诩为能代表中国新青年形象的新一代精英知识分子,却在出国后以甘为人下的谦卑态度从小事一点点做起,在潦倒的人生际遇中坚持着创业梦想,他以趋利避害的实用主义原则在受挫中一次次尝试,永不言弃;黄晓明饰演的成东青出身农村的普通家庭,却以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不断奋斗,从小镇到北大,再从北大到美国,以顽强不屈的信念与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原则步步进取,令人为之动容;佟大为饰演的王阳看似玩世不恭,实则友好善良,对中国走向世界舞台满怀期待,为此争分夺秒、只争朝夕,在创业之路上与两位好友一起攻坚克难,终于换得扬眉吐气、衣锦还乡的成功。青春因磨砺而出彩,人生因奋进而升华。三位中国合伙人的故事,令无数观众泪洒影院。

除青年个人展现出的奋斗精神外,《一点就到家》将青年的成功奋斗与国家命运相联系,通过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展现当代青年的精神气质,看到了未来中国的气质。影片讲述了三个性格迥异的年轻人从大城市回到云南千年古寨,机缘巧合下共同创业,与古寨“格格不入”的他们用真诚改变了所有人,最后成功并获得认同的故事。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脱贫攻坚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把脱贫攻坚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组织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脱贫攻坚人民战争。2020年,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全国人民共同努力,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影片正是在此背景下,对乡村的建设和发展进行密切关注,同时与以往表现中国乡村的影片不同,《一点就到家》从一个

全新的角度观察乡村,富有时代朝气的镜头语言给观众强烈的新鲜感,为中国乡村电影的发展,甚至是中国乡村发展、脱贫攻坚工作提供更多可能。

创业是困难的,是需要勇气和毅力的。长影集团创作出品的《青春作伴好还乡》就深刻反映了创业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矛盾,并且强调了人才对于乡村建设的重要性。影片聚焦于主人公管松江,他放弃大城市优越的生活选择返乡拟任扶贫办主任,但却引发了重重质疑,他在痛苦中不断成长,呈现了以管松江为代表的返乡创业群体的奋斗精神和不妥协的气质。影片非常有力地、准确地抓住了当代农村的问题矛盾。最难能可贵的是,主人公管松江在动摇中坚定初心,他不是没有怀疑过、动摇过,真实的情感挣扎让人物真的“立”住了,在为家乡脱贫致富的创业路上,遇到的困难也能够让其坚定信心,管松江这一人物更加饱满立体,与观众产生情感共鸣。

在国庆档影片《我和我的家乡》中,返乡创业更是一代人的奉献。《我和我的家乡》由五个故事组成,其中《神笔马亮》讲述了画家马亮瞒着妻子放弃了俄罗斯列宾美术学院留学的机会,到离家不远的贫困村当了第一书记,在他的带领下,村民一天一天富了起来。观众跟随马亮观察着乡村的变化,从多角度捕捉乡村振兴的鲜活画面,艺术化地记录着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背景下新时代乡村发展所经历的历史变迁。马亮的奉献和牺牲并不是个例,而是现实时代下一个群体的缩影。如果说《中国合伙人》还带有个人传奇色彩,那么《神笔马亮》则选择集合众多普通人的生活,强调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普通人的价值,最终以最大程度地情感汇聚让观众在影片中完成对于“家国”概念的构建。

此外,还有如近期上映的纪录电影《大学》,也跟踪拍了一位清华的博士毕业生宋云天。来自河南农村的宋云天在清华大学水利学院博士毕业后,面临留校任教还是回到农村基层的人生道路选择。再三犹豫之后,他还是选择响应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回到艰苦的基层政府,为地方百姓尽一分力量。宋云天心怀大国学者应有的底线任务,组织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脱贫攻坚人民战争,为远大目标克服困难,不断奋斗,有力诠释了新时代青年的奋斗精神与勇攀高峰、作风优良的优秀品质,也诠释着学术的本源和真谛。将这样的优秀人才拍进电影,也是为社会发展凝聚强大的精神正能量。

艺 谭

在舞台美术领域我是小白,但非常愿意和大家交流我对戏曲的舞台美术及其功能的认识与理解。

从一件小事说起。两年前,中国戏曲学院教授张火丁演出了她的新版程派京剧《霸王别姬》,引起很多的讨论,其中有一部分讨论涉及张火丁扮演的虞姬手上那把剑。张火丁版的《霸王别姬》,女主人公用剑上面有长穗,它有个更专业的称谓,叫“剑穗”。《霸王别姬》是昆曲和京剧的传统剧目,也是梅兰芳大师的代表剧目之一,梅兰芳在该剧中创造性地加上了一段剑舞,从此这段剑舞就成为梅派和《别姬》的象征之一。张火丁用程派演绎《别姬》,就剧情而言基本是梅兰芳版本的重现,除了用程派的唱腔演唱,最明显的区别就是在虞姬的剑上加了长穗。

有关虞姬这个人物的身份以及她佩的剑应不应该带穗的讨论,基本上是个无聊的问题,虞姬多半只是个随军歌妓,《史记·项羽本纪》的记载是把她和项王的爱马放在一起写的,她不是带兵打仗的女将,她的佩剑不是用来杀人的,只是一种装饰,所以有剑穗并无任何不适。但是我所好奇的是,张火丁明明知道梅兰芳的演出版本里这把剑是没有穗的,她为什么要在这把剑上加了长穗?我想在这里转述川剧界一位很优秀的青年演员的感受,她有很扎实的基本功,她从网上下载了张火丁《别姬》的视频,放慢速度,几乎是一帧一帧地看。在这个流行“倍速追剧”的时代,她却用慢放来看张火丁的《别姬》,看完后她对我说,这段视频让她“越看越怕”。

我努力理解她所说的“怕”的意思,她是说张火丁这一段舞剑的表演,在慢放的视频中简直令同行生畏,因为只有视频慢放中才会发现,虞姬这段剑舞无论动作疾迟,剑穗飘起来都纹丝不乱,戏曲的行话叫“一路顺”;而且不只是剑穗一路顺,她全身的各种“零碎”都一路顺。京剧《别姬》里虞姬的装扮,有很多悬空和突出的小挂件,戏曲的行话叫“零碎”,她头上戴着珠翠,服装缀有流苏,虞姬大幅度的舞剑表演中,所有这些零碎“一路顺”才有赏心悦目之感,尤其是双剑分开时,两条长剑穗分别飘动,表演者稍有不慎,舞动着的剑穗一旦和这些零碎缠绕在一起,表演的美感就会大打折扣。如果以挑剔的眼光看,张火丁这段剑舞并不总是完美的,在上海的演出就有个小瑕疵,剑穗有一瞬间和头饰有了扯连。但这点小瑕疵恰恰提醒我们这段剑舞的困难之所在——虞姬的两把剑带着长穗舞动时,既不能有意识地躲着身体上各种挂饰,又不能和身上任何零碎缠绕,这就是内行眼里“怕”的地方。

说到“怕”,戏曲界有两句所周知的话:“男怕《夜奔》,女怕《思凡》”。通常人们对这两句话的理解,只是说《夜奔》和《思凡》唱做繁重,都是一个人表演的“一场干”,没有一刻能喘气。《夜奔》里的林冲要唱一大套“新水令”,其间有五个不一样的“走边”,既有连续性的动作幅度很大的表演,身段繁复,还要完整地唱好这套曲,不能显得气急败坏,难度可想而知,《思凡》也是这样。这样的理解当然是正确的,但是张火丁《霸王别姬》的表演启发我们,“男怕《夜奔》,女怕《思凡》”还有更深一层内涵,让表演者“怕”的还不只是这两个折子戏的唱做繁重,更让演员“怕”的是《夜奔》里的林冲和《思凡》里的色空身上全是各种零碎。《夜奔》里的林冲原来戴罗帽,杨小楼改为倒摆盔,头顶有帽缨,两侧还有两条下垂的牵巾,穿箭衣,黄绦子,有大带,剑上带穗。看裴艳玲的《夜奔》,脚踢大带,手执牵巾,加上甩剑穗,整场表演动感十足,但是无干脆利落。梅兰芳说他《思凡》的色空,手执拂尘,后面是古装散发,胸前有两条长长的线尾子,所有这些在飘动时必须是一丝不乱的。这才是“男怕《夜奔》,女怕《思凡》”进一步的含义,不仅是唱做繁重,更需要在大幅度的身体动作中处理好这些零碎,它们并不由身体直接控制,却需要用内在的力量让它们向着正确的方向运动,使之看起来就像是身体的延伸。

在戏曲领域,演员的穿戴是舞台美术的职责所在。从朕望馆藏书里的元明杂剧珍本到清代宫廷的《穿戴题纲》(原文如此——作者注)里所注的演员“穿戴”,既有服装,也有包括林冲的佩剑和色空的拂尘在内的小道具,所以,穿戴的设计在历史上就是戏曲舞台美术的组成部分。于是,在舞美如何设计人物穿戴的问题上,就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按一般的理解,舞美设计人物穿戴,必须从如何有利于表演这个角度设计,穿戴不能妨碍演员的表演,因此很自然会首先想到在服饰上尽量减少零碎,在戏里表演动作幅度较大的人物,尤其是武戏演员,都不应该有各种零碎。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相反,服饰上缀有大量零碎是戏曲舞台上极常见的现象,各种各样的零碎应有尽有。小生的翎子,老生的髯口,官帽的帽翅,丑角的长水袖,等等,都是表演者的肢体不能直接控制的零碎。然而,假设戏曲舞台上少了这些东西,表演的魅力岂不是要减损很多?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戏曲演员的穿戴里的这些零碎,基本上明中叶之后才逐渐出现的,元代戏曲文献的记载中很少看到。可见最初的戏曲服饰设计是充分考虑了演员表演得更舒服的需求的,为什么慢慢地会向零碎越来越多的方向演变呢?从舞台效果看,原因是不言而喻的——戏曲表演中很多绝活都和零碎有关。这些零碎没有让演员的表演经常受影响,相反,恰恰让表演日益显得精湛。

既然按一般的理解,舞美应该便于表演,戏曲发展进程中各种新增的零碎一定是应表演的要求而出现的,在这样的场合,舞美中的穿戴就不只是被动地为表演服务,穿戴的演变成了促进表演艺术提升的利器。不带零碎的穿戴对表演是有益的,而能够刺激演员,使之发展出表演提升观赏性的手段的穿戴,则是更深层的“益”。服饰上各种新增的零碎让表演手段更加丰富,水袖就是一个显见的例证,戏曲旦行演员服饰上的水袖大约始于清初,长约两尺左右,20世纪80年代开始有演员尝试加长水袖,从两尺,到六尺、九尺甚至十二尺。现在的戏曲舞台上经常可见超过两尺的长水袖,水袖加长的结果是极大地丰富了它的表现力,它看似只是舞美中服饰的变化,其实还体现了表演艺术的发展,让我们看到对舞美的演变在表演中发挥的作用。但还要看到,这些零碎提升了表演的魅力,对演员而言还大幅度地提高了表演难度。杨小楼让《夜奔》里林冲的罗帽改为倒摆盔,帽檐下多了牵巾,看似只增添两条小小的布带,林冲的形象更飘逸了,这场戏表演的难度也提高了。张火丁为《霸王别姬》里虞姬的剑上加了长穗,提高了这段剑舞的观赏性,同时也大幅度地提升了演出的困难。从长水袖到林冲的牵巾、虞姬的剑穗,都是优秀的表演艺术家有意识地提高表演的难度,追求表演的极限。

从这些例子看,戏曲服饰中的各种零碎,并不是因舞美设计师为美观而添加,而是优秀的表演艺术家为提升表演的观赏性添加的,在某种意义上,戏曲服饰里的各种零碎,更多是表演艺术家刻意去挑战自我的举措。其实不仅戏曲如此,所有表演艺术领域都不乏这样的优秀艺术家,他们主动为自己设置障碍,然后超越这些障碍,让表演达到一个新高度。因此,戏曲的穿戴的历史,不只是舞美设计师创造的历史,同时还是舞台美术为提高表演艺术水平而发展演变的历史。这是中国舞台美术史重要的历史经验与民族特色,本质上涉及舞美功能的认知与理解。

由此联想到近年里戏曲舞台上大量出现的台阶与斜坡。戏曲舞台设计从平面到出现台阶和斜坡,空间更具立体感了,从舞美的角度看当然是有视觉效果的。但是,台阶让演员走台步时战战兢兢,尤其是穿厚底靴的演员更添畏难情绪;在斜坡上戏曲演员不能走圆场,更不能做翻跌的动作。那么,这样的舞台设计是不是因为提高了难度,而推动了表演艺术发展呢?换言之,假如戏曲演员就像杨小楼在《夜奔》里改用有牵巾的林冲盔帽、张火丁在《别姬》的虞姬剑上加了长穗那样,找到了在台阶和斜坡上更精彩地走台步的方法,这样的舞台美术新设计才具有丰富和推进表演的作用。舞台上的台阶和斜坡如同林冲的牵巾和虞姬的剑穗,都是舞美的演变,但是这两类演变的区别在于,牵巾和剑穗提升了表演的观赏性,因此是好的和正确的;而在戏曲演员创造出平面舞台上更精彩的台步前,台阶和斜坡就只能是表演的障碍。

戏曲的舞美和表演一定是相关联的,也不是不能变化,底线是不妨碍表演,高限则是有助于表演。张火丁为《霸王别姬》的虞姬加的剑穗,让我们对戏曲的美与表演关系,有了更深刻的领会。

从程派《霸王别姬》谈舞美与表演的关系

□傅 瑾

「居幽采真」——北京画院园林主题作品展」举行

12月3日,由北京画院主办的“居幽采真——北京画院园林主题作品展”在北京画院美术馆与观众见面。展览展出了北京画院山水组、花鸟组、人物组、油画组的画家创作的园林主题作品65件套,涵盖中国画、油画等艺术形式。参展作品中,既有古人造园移步异景、动静结合的景观描绘,也有对于园中小景景致的特别关注;既有寻迹故园追忆生命流逝的情感记录,也有打开思绪拓宽创作维度的精神表达;既有南北方园林艺术结合对比的直接表现,也有写生与创作笔墨语言的探索与转译……不仅表达了画家对于中国古典园林的形象认知,更具像化了当代人心中对“桃花源”的向往。同时,展览还呈现了园林实景原境、画家思考感悟以及古人所作园诗、园记等。

在中国传统绘画中,“园林”是极为重要的创作母题,为历代名家反复描绘。如何以当代视角审视和表现“传统园林”,创作出与新时代同行兼具个人独特语言的园林绘画,成为北京画院画家群体思考、实践与探索的方向。近年来,北京画院组织画家、理论家赴全国各地进行采风写生活动,创作出一批优秀作品。在采风途中,画家们与当地文化艺术机构的画家、学者进行交流与研讨,探索艺术的传承与创新之路。他们心怀古意,深扎园林、静观细察,带着真实的情感体验进行创作,完成了大量具有鲜明个人风貌的园林题材作品。画家们笔下的园林绘画,不只是对景写生的美学再现,更多的是寻求个人与民族历史的交融、与古代知识分子精神的共鸣、与生命记忆中情感原点的链接,可以说是承载着画家个人价值取向的景观理想。

此次展览将持续至12月19日。(欣 闻)



碧翠浓春谐趣园(纸本设色 2003) 王明明作